

当前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 第3期 (2007):

学术沙龙

高本汉与广州中山大学

跋一封新发现的中山大学致高本汉的聘请函

陈星灿<sup>[1]</sup>

2006年7月20日—21日, 我应邀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中欧文化接触与交流——纪念高本汉学术研讨会》, 见到久仰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Göran Malmqvist) 先生, 还见到正在翻译马先生著作《高本汉传》的我国瑞典文翻译家李之义教授。他们在会上会下谈到许多高本汉先生的故事,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在瑞典东方博物馆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看到的1927年中山大学给高本汉教授的聘请函。我问马先生知道此事否, 他说不知道, 并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回京后翻检在瑞典搜集的资料, 果然发现此信的复印件, 因翻译如下, 并略作说明, 为对中瑞学术交流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感兴趣的朋友提供一点新的资料。

抄件

中国广东

中山大学

1927年5月21日

致哥德堡大学高本汉教授

尊敬的高先生:

您的电报我们几天前收到了。我们写此长信, 是希望您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 重新考虑那件事情。

由于反动派和共产党人最近被清除, 广东的国民政府目前已掌握在最进步和最开明者的手中。政局稳定, 政府正着力于各个方面的建设。中国亟待开展的语言学调查的一切设备正在筹备, 语言学调查除了其自身的重大价值之外, 对于中国国语教育的改进也至关重要。



科学文化评论

中山大学位于富庶而静谧的广东省广州市，正力图有所作为。我们千方百计使中大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机构，我们为此所做的一切，都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除了期待得到像您这样最令人尊敬的学者的激发和领导之外，我们也将聘任分别在法国和美国培养的两个中国语言学家和另外两名中国古文字学家，他们可以配合您的工作。我们相信有此条件，您将能够搜集更多更有意思的该地区的语言学材料，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即便您只待短短的一年也复如此。当然，我们渴望您能待更长的时间。

关于您的薪水，我们将提供700 Mex和每趟120 Mex的旅行费用。薪水发放没有青黄不接之虞，因为这里的财政状况正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一样正常。我们中山大学已经聘用了9位德国教授和医生，我们还将聘请法国和美国的教师。如果您觉得这些条件不能接受，请电报告诉我们，并相信我们会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满足您的要求。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大胆请求您在百忙当中郑重优先考虑此事。

期待您的及早答覆。

您的真诚的，

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是抄件，没有签名(图一)，放在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1927年的通讯档案里。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时任瑞典南方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文学教授。这封抄件所以留在东方博物馆的档案里，当与1939年高氏在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之后继任东方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有关。

1910年高本汉以20岁的弱冠之年来到中国 (1910—1912)，5年之后，他以北方方言的调查为据，结合古代文献的考证，竟然撰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 一书，为中国方言学和历史语音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26年两位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李方桂把此书翻译成中文，此书虽延至1940年出版，但高本汉早在此前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了。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和材料》一文中这样说：“纸上的学问也不能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上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欧阳哲生编 1998，卷4，页114]”这个外国学者就是高本汉。这应该是中山大学聘请高本汉的时代背景。

1926—1927年，刚刚改名中山大学的原广东大学，雄心勃勃，从全国各地招聘知名教授，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时之选皆被延揽到中大。1926年10月，从欧洲甫抵香港的傅斯年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史学、国文两系主任。次年春傅斯年又在文学院内设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气象更新，声誉日隆 [朱家骅 1997，页26]。给高本汉的聘请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的。从这封邀请函看，此前中大跟高本汉已经有过接触，高的态度应该是明确拒绝的，所以才会有请求“重新考虑那件事情” (reconsider the matter) 的说法。

这封抄件因为没有署名，不便推测原件是否傅斯年本人的手笔，但是聘任高本汉一事应当跟傅斯年“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 [顾潮 2002，页483]”的宏大计划有关。傅来到中山大学之后，聘请了顾颉刚、董作宾、罗常培和丁山等人，信中所说“另外两名中国古文字学家”，当跟董作宾和丁山有关，但是在法国和美国培养的两个中国语言学家，却不知道何许人也，也许是指刘复和赵元任或者李方桂吧。

中山大学给高本汉开出的月薪是700 Mex，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货币单位。但是参照1926年中山大学给鲁迅的聘书，应该是元。鲁迅的月薪是280元 [鲁迅、景宋 2005，页196、207]，这是所谓正教授的价码。高本汉因是外国教授，开出的薪水比中国教授高出一倍还多，但是高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中山大学的聘请。是什么原因没有让高氏放弃他在哥德堡大学的教职，我们不便推测，实际上高本汉除了时隔10年之后的1922年短期访问过中国之外 [陈星灿2005，页81]，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让他终生为之研究不已的东方古国来。高本汉究竟怎样回复中大的聘请，也许将来能够在哥德堡大学或者中山大学的档案里找到答案。

其他都交代得很清楚，不需要再加说明了。

参考文献